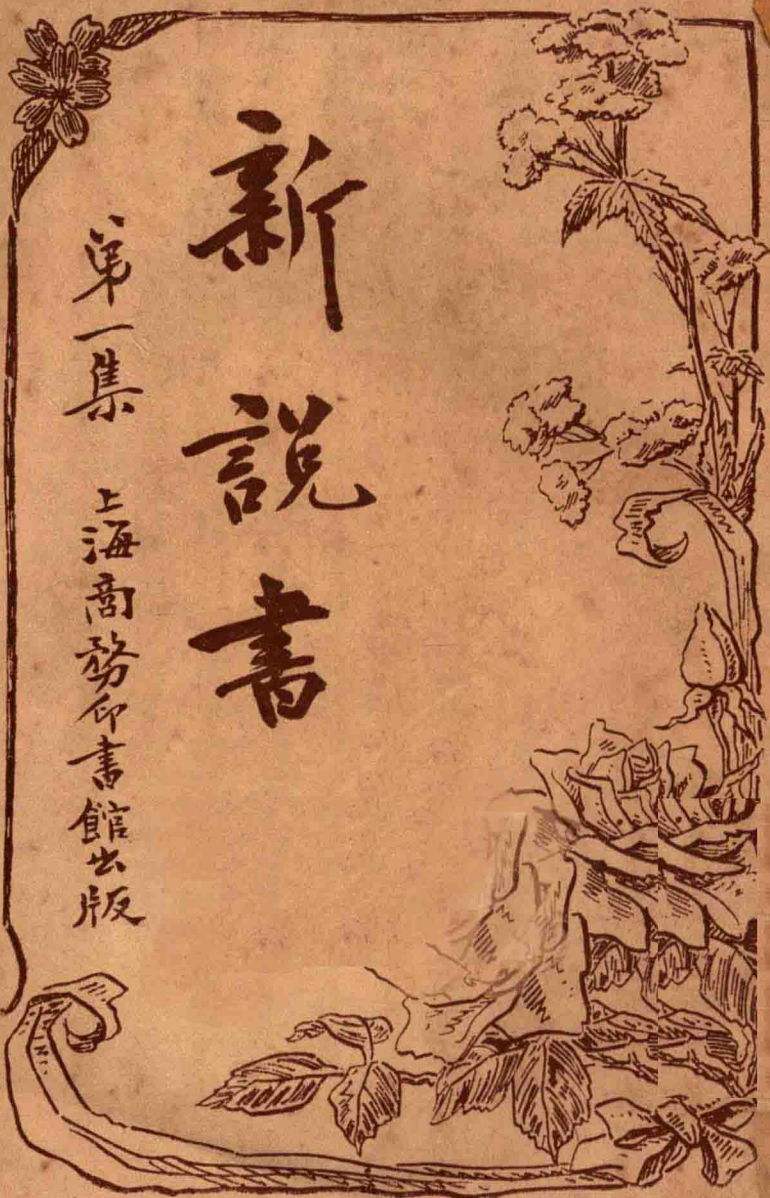


新說書

第一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說書第一集

無錫孫毓修演詞

第一回 管社村發表愛國心

泰伯祠亂說新評話

無錫西門太湖邊上。有管社山村。村上人家。家家向南。清早起來。開了大門。卽見一片清空。那三萬六千頃大的太湖。好像一大盆洗面水。擱在村前。管社山三面臨湖。惟有北面。接連老岸。一條官路。可十餘里。東通無錫市。北至惠泉山。村子雖然不大。也有百十來家人家。細算起來。士農工商。倒也行行俱全。終爲依臨太湖。合着古人靠水吃水一句話。居人以捕魚駕船爲生的。居其多數。春季到宜興山裡販筍。夏季到東西洞庭山。販楊梅桃李。秋冬兩季。沒有鮮貨生意可做。則到湖州杭州等處。販運紙貨毛豬。皆可趁些利錢。所以地方雖然僻小。人家還算殷實。到了前清光緒末年。外國人爭至內地。設立小火輪。比起老式船來。又穩又快。裝貨搭客。件件皆能。水脚又極便宜。雖然不在太湖裡往來。却從內河。專走蘇常杭嘉等處。從前在太湖中。

專靠一篷一篙。做水客的。生意漸漸清淡下來。急得唉聲嘆氣。大家怨命。到底近水的人。常到別處走動。不比山坳子裡。老死不出門的人。守着老法子。不知活變。起初雖然瞎埋怨。被外國人奪去生意。慢慢曉得現在的時世。真是開千千萬萬年以來。未有之奇。斷不是守着老法子。可以過得。於是老一輩的。別謀生計。暫時敷衍過去。別在村中。開了一個小學校。專以新法教訓合村子弟。此是本村人。天津師範學校畢業生。高子興所創辦。論起學費來。橫豎比村館先生的束脩。所多無幾。教法則勝了萬倍。因此遠近村莊。皆送子弟來學。高子興學問又高。人也熱心。真是名稱其實。不但學生服他。老一輩的。也敬重他。見了面。皆稱他一聲先生。列位皆知無錫有個惠泉山。是東南名勝之地。每年從三月起至八月。此六個月中。遊山玩景的人。山人海。惠泉山也要踏低一寸。離開管社。不過七里之遙。高先生出外遊學。已有數年。不到惠山了。歸鄉之後。又因學堂的事。勻不出工夫來。沒有去過。直到端陽將近。村人約着高先生。帶領學生。步至惠山去。吃碗二泉水。管社山村。雖然風景不俗。終嫌山

圍水繞。地方不大。局面不寬。一到大樹村。便見萬頃平田。如一片跑馬場。綠沉沉。一道溪河。灣灣曲曲。橫在田間。樹葉大的划船。浮於柳陰之下。高先生與這種景致。久別重逢。自然格外歎賞。那長住管社。被山水拘束慣的。到此亦覺眼界一寬。心上一歡。說說笑笑。好不有興。自古道三句不離本行。各人贊嘆大樹村。却各人現出本行來了。管心農本是文縐縐的一個酸先生。口背千家詩。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之句。吳士法在村中開設一座酒米糧食鋪。指着田裡的荳麥道。這荳麥有了收成。種田人也好。田主人也好。小店裡又有生意可做。那田地真是養活我們的爹娘。熊長勝當光復之時。曾在南京打過仗。今見溪河。講了一段兩漢演義上韓信的背水陣。陳阿和積祖養魚種田。指沿河魚池說。我們管社人的魚。養在沿溪河一帶。魚的草料。却出在太湖裡。人又去服事他。又去吃他。說來說去。總是爲錢罷咧。張子英是個畫師。此時口裡不言。心上正想畫一幅溪光山色圖。其餘小學生。有愛看山的。有愛玩水的。有愛捉蝴蝶。尋野草的。各人有各人的心事。高先生看在眼里。有

跟高先生的小廝小阿四。
也插嘴道。我們莊前是太湖。不多幾里。又是這條溪河。到漢口。要走長江。上天津。又是跑海。照此看來。世上獨多了水。三山六水一分田的古話。竟未說錯。陳阿和的兒子繼英。才十四歲。也是管社小學裡一名小學生。聽了小阿四的議論。又背起他的地理課本來。說地球上陸地。總分亞



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澳大利亞、亞美利加、五大洲、海洋。總分南冰、北冰、大西、太平、印度、五大洋。五大洲算起來。水倒佔了三分。只有一分是陸。小阿四看似野頭野腦。還懂些地理。一羣人到了惠山。看一回有名的天下第二泉。又玩一回金魚。然後在開闢江南的老祖宗。吳泰伯祠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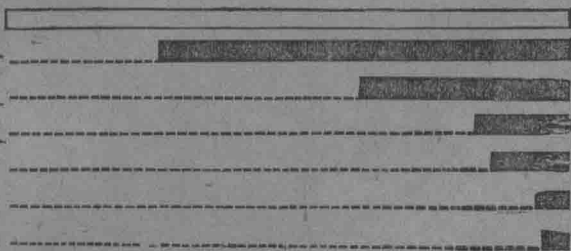
西半球

引茶館。泡了十多碗茶。分幾張桌子坐下。忽見沿牕圍了一大堆人。不知看些什麼。陳阿和脚健。也挨進去。看了一看。回來告訴道。那邊坐下一個人。黃頭毛。綠眼睛。一個高鼻梁。兩引八字鬚。形狀着實古怪。高先生聽陳阿和形容得五六句話。卽知是一個外國人罷了。并且曉得這個外國人。定是一天要遊一躺惠山的。美國教士馬先生。管心農問高先生。常聽人說美國。不知美國到底在管社何處。高先生道。美國嗎。在我們管社山村的地底下。諸人聽了。皆直跳起來。道。先生又說頑話了。去年村中張三家裡掘井。也有幾丈深。不曾掘到美國。除非酆都地獄。方在我們脚下。高先生微微一笑。然後不慌不忙。說出一篇大道理來。正是

與君一席話。

勝讀十年書。

全地球面積
全地球水面
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北冰洋



地球上的水陸比較

欲知高先生說些什麼。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窮鄉僻壤之中。一介細民。觀其居處。僅一間半間之茅屋。以蔽風雨。問其生計。僅一畝半畝之荒田。以供衣食。其於世也。亦可謂無足輕重矣。然爲之追究此微末生活之由來。終不能不感謝乎地。更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由有形以及於無形。由一體以及於全體。由原因以推其結果。或由結果以溯其原因。則更不能不感謝乎大地球。

吳士法曰。「田地是養活我們的爹娘。」一語中的。此新說書之所以開篇於地理也。人之生也。爲地所發育誘啓。而以地爲家。歌於斯。哭於斯。聚骨肉於斯。歷數十寒暑而死。骨肉仍歸於土。由此觀之。地理者。人人與之有關係。有趣味之死活史也。烏可不知其故哉。

今雖至僻之地。至貧之家。亦當有一匣之火柴。一斤半斤之火油。更時見一圓兩

圓之墨西哥。問其來歷。皆越千萬里之路程。飄重洋。過大海。如是可知居今之世。無論何人。其生命皆息息與世界相關。世界實吾人安樂之家室。吾人生活之源泉。

或曰。吾祖吾宗。未嘗知有外國。更不聞有世界。安居樂業。且勝於今。則應之曰。子不聞管社村人之言乎。「現在時世。開千千萬萬年以來未有之奇。」彼奇而我亦應之以奇。則光景能比祖宗時爲佳。彼奇而我應之以常。則光景必比祖宗時日惡。一念及之。大可畏也。所以吾輩今日。決不能守祖宗之老法子。徒爲蝸角之戰爭。必欲傾其心思眼光於茫茫之世界。而始足以守住門戶也。然尙有一言。爲諸君告者。對於世界之前。尙有比世界較小之一區域。令人不忍忘者。卽吾輩與之居處最久。感情最深。受恩最重之國。國者。人之根本也。於一國之中。遊釣恒於斯。親戚隣里聚散恒於斯。祖宗邱墓恒於斯。爲吾人根本之根本者。實惟吾人之鄉土。

當知人棲息於偌大之世界。實棲息於數萬里或數十百萬方里之本國。乃更狹小觀之。親切言之。實棲息於數方里或數十方里之本鄉。從此可知人初僅爲一鄉之鄉民。繼乃爲一國之國民。終乃爲一百四十五垓。十個一百十個百謂之千十個千謂之兆十個兆謂之京十個京謂之垓中之一世界民。則知人實以鄉土爲密室。以國爲廳堂。以世界萬國爲隣里。故地理之起點。必起點於鄉土觀察也。不待煩言而自明。此則所謂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而新說書第一集之託始於小小之管社村也。

國爲廳堂。以世界萬國爲隣里。故地理之起點。必起點於鄉土觀察也。不待煩言而自明。此則所謂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而新說書第一集之託始於小小之管社村也。

兩鄉相爭。則幫本鄉。兩縣相爭。則幫本縣。兩省相爭。則幫本省。兩國相爭。則幫本國。遠近親疎之順序。其見於人之心理者。如此其著也。人終身不出里閭。則其愛鄉心尙不見濃到十分。出門愈遠愈久。則其偏愛本鄉之心愈深。惟其偏愛。故望本鄉興旺之心。較望他鄉爲切。高子興畢業歸來。急謀增進本鄉之生計。乃辦小學。從根本上著想。其愛鄉心可敬也。

地球是一萬有之寶庫。鄉人眼光。祇能見及一方。然亦不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妙悟。大樹村一段文字。即發明此意。

管社小學生。能背地理書。能知小阿四說得不差。即此已是好學生。其實說地球者。豎說可分爲東西。橫說可分爲南北。今以南北言之。則陸以北半球爲根據。以北極爲中心。直奔南方。成三個尖角形。即南美洲之尖角。南非洲之尖角。南亞洲之尖角是也。澳大利亞_{亦名大洋洲}。雖亦名洲。實附於亞洲之大島。歐洲與非洲。今雖爲蘇彝士河隔斷。其勢仍緊接也。水以南半球爲根據。以南極爲中心。直奔北方。成大西、印度、太平、三大洋。與陸地作對抗之勢。

第二回

地圓論感動女主

新世界便宜白人

上回書中。說到高先生要說出一番大道理來。諸人自然洗耳恭聽。不料高先生反發出一句問話道。諸位以爲地皮的形狀。是甚麼似的。衆人見問。楞了眼睛。回答不來。只有管心農說道。地皮形狀是平的。底下有條鰲魚。地皮頂在他的頭上。如賣麻

糰人頂着一盤麻糰。鰲魚一動。地皮也要搖個不休。衆人聽心農說罷。雖沒有親眼看見全地皮是平的。鰲魚到底有沒有。但覺心農的話。很有來歷。因此倒有一大半相信。獨有高先生聽了。管心農似通非通的話。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到底笑也不可。氣也不必。和言悅色。依著情理說道。地是圓的。如球一般。所以現今學生。皆稱他爲地球。既然地是一個滴溜滾圓的球。必是四面八方。皆可住得人。我們自老祖宗以來。世世代代。住在地球這一面的中國。那位教士。住在地球那一面的美國。這面稱爲東半球。那面稱爲西半球。一東一西。遙遙相對。故說美國是在管社地底下。高先生這一段話。自以爲句句清澈。字字實在。皆當相信自己的話。不信心農的話了。豈知高先生不說猶可。說了之後。衆人如被檀木棍敲了一下。昏到一塌糊塗。細想高先生所說的地皮是個圓球。管社地底下。還有一個甚麼美國。則是美國之人。必會頂倒行動。山川樹木。城市房屋。也各各倒立。恰與管社相反了。還有一層。鰲魚頂了地皮。有時略一轉動。不免山崩地倒。若伶伶仃仃。成了一個球。大家不要七跌八沖。

滾入天空去麼。真是豈有此理。高先生道。諸位不要心慌。地皮是個圓球。現在我們管社的小學生也相信了。若在四百年前。雖神機妙算如諸葛亮、劉伯溫也抵死不能相信。西洋外國人也說地是平的。與管兄之話不謀而合。將近明朝正德皇帝下江南之時。西洋各國有本錢的。皆到西天佛菩薩出世的印度國內做生意。也有從印度闖到廣東。販賣我們綢緞、茶葉、瓷器等貨。運到外國。無不一本萬利。於是一人傳兩。兩人傳四。爭到東洋來發洋財。歹人看得眼紅。聚了囉嚕。在要道上攔路打擊。大家丟了本錢不算。還要賠上幾條性命。綠眼睛、黃頭毛的西洋人。從此東洋財發不成了。皆坐在家中歎氣。原來西洋人到東方來。先跑海路。一直向東。在土耳其國上岸。騎着駱駝。走了數百里旱路。再在海裡漂行數月。方到印度。那攔路的歹人。專在土耳其岸上伺候。如能一路跑海。不上土耳其那條旱路。便保得一路平安。不過這條路。還沒有人試過。大家不敢冒險。衆商沒奈何。只得定下賞格。有能不過土耳其。可到印度的。與以千金。自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卽有一人。在歐洲南邊開船。

不管風浪高低。一直向南。灣灣曲曲。走盡亞非利加洲的海邊。撥轉船頭。更向東北。果然到了印度。這條新路。雖免盜賊之險。然而風高浪猛。經年累月。還不能到。做生意人。頂會打算盤。從前本輕利重。如今本重利輕。前後比較起來。越想越疼。常在茶館酒店之中。紛紛紜紜。議論此事。鬧了數年。却鬧動了一位豪傑。此位豪傑。生在大利國。姓科倫布。名克立斯士福。姓名合寫。倒有八個字。外國人名地名。翻成華文。原是傳音不傳意的。不管他七個八個。講起來毫無意思。只當他五虎平西。上番將名字罷了。意大利。土耳其。等國名。只當他番邦名號。閑話休題。且說科倫布自少跟着老子。以理羊毛爲業。家道平常。他見人家的孩子。背了書包。天天到學堂去。自己只好在家中理羊毛。老大不服起來。他老子遂勉力送他到學堂。在那個時候。學堂書上。皆說地是平的。只有一面。可以住人。可生鳥獸草木。可載山川洋海。科倫布也照此念過。後在海船上。當過幾回老大。獨信地是個圓球。逢人便講。時人聽科倫布如此胡說。也有笑的。也有罵的。科倫布打定主意。終不改變。活到四十多歲。剛逢至

印度做生意的。尋不出一條新路。大家愁作一團。科倫布心中。以爲惟自己能尋出一條新路來。人去問他。先把不合時宜的地圓論。如背熟書般。背了一編。然後說出他的新路來。從歐洲到印度。本向東走。依科倫布之意。反要向西走。人問他爲何向西。他說地形似球。向東向西。皆走得通。說到天亮。他的地圓論。終是牢不可破。諸人氣他不過。搶白他道。老兄有此仙法。何不自己去試試。發點東洋財回來。免得人皆笑你老不發跡。科倫布說。諸位如肯湊些本錢。與我造幾條海船。我不管跑至三年五載。終會向西跑到印度。列位想生意中人。一錢如命。豈肯白花本錢。去做科倫布的試驗。所以他的念頭。終成空想。此時西班牙國王。禮賢下士。好用奇計。科倫布要把他的地圓論。獻與西班牙王。只是湊不出這注盤川。又耽擱了數年。終究熬不住。硬着頭皮。帶了七歲的兒子。學伍子肯吹簫到吳國的老法子。到了西班牙。見過國王。不消說得。開口就是地圓論了。西班牙王也不能信。科倫布急得發極。又道。大王如能給臣船隻川資。西行探地。路上逢到無人管領之地。情願雙手獻與大王。此又

髣髴張松獻四川的計策了。西班牙王仍是搖頭不理。倒是他的王后。被科倫布一席話。觸動了心。情願變賣裝璜。供給科倫布。如得了地。便做王后的私房。果然打了四條船。每船配上三十名水手。拜科倫布爲提督。使他

向西尋一條到印度的海路。科倫布辭別王后。欣然解纜。一百二十名水手。雖皆熟練海洋風線。老於跑海。但試驗地圓。欲東反西的路徑。却是第一回。因此除科倫布一人。心滿意足之外。其餘同船的人。皆無精打彩。心中老大有些不願。整整的走了一月。只見白浪滔天。一些地皮的影子也沒有。船中淡水也要盡了。糧食也將完了。共勸科倫布算了罷。不要走到地皮邊上。大家活不成。科倫布那裡肯依。只管向西向西。又走了一個月。仍是一些意思也沒有。衆人益發嚇得了不得。惟有科倫布得了穩餅似的。死命不肯縮回。見衆人不依。急得磕頭央告。再饒他十天。十天之內。再



科倫布的坐船

不見岸頭。決計從大眾的意見。退回本國。也就死心塌地。大家見他說得可憐。只得又饒他十天。科倫布立在當船頭。眼睛也不轉。指望即見岸頭。無奈第一第二天過



科倫布初到美洲

了。不見。第七第八天過了。更不見。科倫布眼睛也花了。心上更急得如熱鍋上螞蟻。難道自己的地圓論。錯了不成。不料到了第九天早上。望見一片地皮。橫在面前。科倫布見了。一百二十個水手也見了。此時一陣拍手聲。響得非同小可。大家登岸。但見山川人物。一樣平平穩穩。立在地上。並不顛倒。即此便是東半球地底下的西半球。阿美利加洲便是。科倫布硬派這個地方是印度。橫豎美洲的野人。一點也不知